

思想纵横

# 穿越时空来见您

## ——在《一起来读毛泽东(插画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韩毓海

5年前的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思政课教学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做小做细的要求,并以我们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办的列宁小学的课程教学为例,强调大中小学一体化,从青少年读物抓起的工作思路。时间再向前,10年前的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大学时强调“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今年的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一师(城南书院校区),深切缅怀毛泽东同志,重温“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精神,并与师生代表亲切交流。总书记深刻阐释了办学之道,他感慨地说:“在我们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当时一批爱国者就觉得中国要强就要办教育”,“学校的办学宗旨,既要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又要引导学生立志报国。现在,世界又处于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这个时候,我们更有责任共同把教育办好、把学生培养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培养一批栋梁之才。”可谓青年学子,正当其时。

学思想,见行动。我们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总结经验、交流体会,把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与实践之中。

青年读者是这本书的主要阅读群体。北京大学的历史与共青团的历史是紧密交融的:忆当年,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是北大的高君宇;在我们的党诞生之前,毛泽东同志就在长沙筹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追求真理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这条道路上,既有求索的理想与激情,也充满了误解、争论与排斥、牺牲。北京大学的邓中夏是《中国青年》杂志的主要创办者。在反“围剿”期间,邓中夏与毛泽东等人,遭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们的排斥和无情打击。但是,一切困难和打击都没有动摇他们对真理的追求,反而使这种追求更加勇猛、更加热烈、更加纯粹、更加年轻、更加持久。

历史反复告诉我们,没有经过挫折与牺牲的道路,不是伟大的道路;没有遭受过怀疑的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这样热烈的信仰,就如同当年高君宇与

石评梅的爱情那样,至今仍然鼓舞着年轻人,照耀着李大钊所说的青春生涯。

1918年是马克思诞辰100周年,也是蔡元培校长在北大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关键一年。就是在那一年,毛泽东和蔡和森等20位寒素青年,怀着组织湖南留法勤工俭学的微茫希望第一次来到北京,来到新文化运动的热土——北大。当时,面对万马齐喑、暮气沉沉的中国,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开创了这样的新风——“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不到一年的北大学生涯,使毛泽东坚定了“永久奋斗”的信念,回到湖南后,他在创办的《湘江评论》发刊词中说出了这样豪气干云的话:“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就是他在北大之行所获得的最宝贵的财富。北大的精神应该是大有作为,以天下为己任,而绝非万马齐喑地背公营私,甚至内乱不休。后来,毛泽东反复强调,青年应该大有作为。直到晚年,他依然这样写道:“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一起来读毛泽东(插画版)》书影

北京大学应该永远进步、永远进取、要永久奋斗,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毛泽东校友的嘱托,也是五四先驱们对北大的殷切期望。

这本书也是面向中小读者写的。京师大学堂创办伊始,大学堂就附设了小学堂、中学堂。毛泽东于1918年从湖南一师毕业后,曾任职湖南一师附小的

主事(即校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教育不但要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更要教育学生胸怀天下,立志爱国爱人民。毛泽东认为,“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因此说,培养人,要从教育培养人格与人格做起。在来北大之前,他写过一篇重要的文章《体育之研究》,讲的就是人格。《伦理学原理》讲的是人格。人格的教育培养,不在于抽象、教条的管理,而在于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抗压能力与热情。我认为,今天的中小教育,就是按照毛泽东当年所提出的方针,培养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班人。

读书不是爱好,不是修身养性,也不是单纯地为了增加知识与见识。读书是什么?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人类存在于平行时空中,而伟大的经典著作是金色的桥梁,这座桥梁能够超越时间空间、打破时间空间、穿越时间空间,使我

们与伟大的灵魂、思想,与宇宙和世界的精神共存、共享、共生。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起蛟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此时此刻,“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他们在凝视着我们,看我们能够做什么和究竟怎样做?此时此刻,正是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思想,如大气贯通宇宙,通过这样的方式、借助这一著作、这一思想,我们得以穿越和超越此在,得以穿越和超越时空,在此刻与它们共生、共享、共存。

感谢中国少年儿童出版集团及绘画团队,是你们亲手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这样一个场域,使我们穿越时空在此相聚,使我们超越此在仰望星空,使我们跨越千山万水、穿越无穷岁月,去走近不朽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作者为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文系教授)

[编者] 日前,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联合北京大学团委,在北京大学举办了“学党史,共成长”大中小学共读好书《一起来读毛泽东(插画版)》座谈会。本书作者韩毓海教授以“穿越时空来见您”为题做了主旨发言。

本书以韩毓海教授创作出版的《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为蓝本,辅以幽默生动的漫画风插图和富有历史感的名家油画作品,融描写、评论、抒情、跨时空对话等多种形式,图文并茂地勾勒出伟人毛泽东的生涯主线。本书旨在向青少年展示一个可亲可敬可爱的伟人形象,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所谓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一起来读毛泽东(插画版)》一书致力于用“童言童语”讲好党的历史,更好地帮助青少年从一代伟人的故事中获得感悟、收获成长。

读书阅世

# 如果你不想成为堂吉珂德和包法利夫人

·李国华

——读书几乎是每天都在进行的日常行为,有人因此获得知识,有人因此获得启迪,也有人因此得以消遣,也有人因此得以代偿,不一而足。有人成为书痴,有人成为书橱,有人成为书的奴隶,也有人声称书读完了。你可以怎样读书?且听人一一为你道来。

在世界文学的画廊中,堂吉珂德和包法利夫人是两个不朽的人物,也是浪漫主义小说的理想读者,他们酷爱整本整本地读书,而且渴望践行书中的生活。嗜读骑士小说的堂吉珂德燃起骑士梦,骑着一匹劣马行侠西班牙,他最著名的行迹就是大战风车。这是着了魔。林纾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就定名为《魔侠传》。15岁酷爱司各特小说的爱玛,一本书一本书读下来,双手沾满了古老书报租阅处的灰尘,这乡下姑娘就幻想着骑士有一天会来到她的古老庄园,带给她浪漫爱情。后来她嫁给一个平庸的医生,成为包法利夫人,却陷入浪漫的想象中,将自己交付给败劣薄情的情夫,身败名裂。善良的读者也许会忍不住替堂吉珂德和包法利夫人设想,如果一开始不那么爱读浪漫主义小说,就不会一整本书阅读就误终身,凭空添了悲剧。

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中,《葵花宝典》大约是故事中最著名的一部书,几乎所有武林人士都为之痴迷,不惜付出身家性命去抢夺,整本书阅读之后,甚至不惜改易性别,也要修习其中的武功。只要能够成为天下第一,读一整本书又有何难哉!东方不败最有发言权的,但他嘲笑任我行和岳不群,空抛却了男子身。在张炜的小说《古船》中,也有一个爱读书的隋抱朴,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他总是从书中寻找答案。隋抱朴尤爱读《共产党宣言》,最后从中找到了一条消除苦难的道路。

以上就是小说家言,到底当不得真,然而也就可见人类之爱整本书阅读,并非子虚乌有,在现实生活中,捧读金庸、琼瑶而废寝忘食者有之,一指一指划过手机屏幕读百万千万字的网文而昏天黑地者亦有之,只要能满足幻想、释放欲望和解决问题,谁不爱整本整本地读书呢?只是爱整本整本地读书并不都是好事,如果读书着了魔,误了书和现实的距离和界限,就只能演绎一出出各异的悲剧罢了。

这里并不是要重复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老话,而是要讲一点避免成为堂吉珂德和包法利夫人的整本书阅读的方法。现在曹雪芹的《红楼梦》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高中时期整本书阅读的规定书目,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指导性文章和著作,学校里也有各种各样的

课程设计,可谓风生水起,蔚为壮观。看起来大家似乎都爱整本书阅读了,然而始终有人问,为什么要读《红楼梦》和《乡土中国》?这其实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一切已有的回答都只不过是略尽人事而已。假使有人读了《红楼梦》和《乡土中国》就足以增添语文素养或者理解中国,那也不妨姑且听之吧。谁知道呢?

成为问题的是某种复制式阅读,例如读标题、读目录、读前言后记、读版权页,例如读了《乡土中国》就用“差序格局”言说当下中国,为什么不鼓励读者动脑动手呢?从

迅和赵树理的小说《祝福》和《小二黑结婚》而不疲,似乎奉得圭臬,其实不过是成为了堂吉珂德和包法利夫人而不自知。

如果动动脑子,聪明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费孝通《乡土中国》之所以强调乡土,勾勒和分析“文字”“差序”“道德”“家族”“男女”“礼治”“血缘”等诸现象和命题,是因为他的社会学研究是师承拉德克利夫的社区研究,并把社区落实为家庭,认为“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因为以家庭为最小的社区,更大的社区即是“家庭+家庭+……”的不同组织形态,所以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勾勒和分析就会出现“差序”“道德”“家族”“男女”“礼治”“血缘”等与家庭的亲密关系密不可分的概念。那么,一个强调整本书阅读的思路就不应当是关注书籍的形式,而是应当关注费孝通理解中国社会的社区研究范式,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费孝通所提供的在“家庭”之下的一系列二级概念或说法的得与失。同时,聪明的读者很快会提问,如果不是在社区研究的意义上以家庭为观察单元

形式上,标题、目录、前言、后记等,自然是一本

书的整体的组成要素,但就像路牌不是路,即使路牌十分详尽,要到目的地,也得走在路上,而不是走在路牌上。在整本书阅读中,强调标题、目录、前言、后记等,未免有些舍本逐末。这道理不难懂,也没有多少人真会把路牌当成路,但总免不了缘木求鱼的尴尬。譬如根据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的目录推想曹雪芹的写作指向,根据费孝通《乡土中国》后记中提及美国的社会学著作《美国人的性格》就判定《乡土中国》是比较社会学之作,就属于缘木求鱼,但更可忧虑的是读了《乡土中国》就动辄“差序格局”,言说当下中国而不懈,解读鲁

析中国

社会结构,会看见怎样的中国呢?无疑是有大家熟悉的革命中国、阶级中国、现代化中国、工业中国、城市中国、文化中国等各种各样的理解路径,相互比较之下,

费孝通所勾勒和分析的“乡土中国”就有了较为清晰的边界。而只有同时注意到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以“家庭”为观察单元的社区研究,且与革命中国、阶级中国等等不同,才能在整体上把握《乡土中国》这本书,从而对它进行整本书阅读。而一旦在此意义上实现了对费孝通《乡土中国》的整本书阅读,就会很自然地意识到,鲁迅和赵树理的小说《祝福》和《小二黑结婚》都是关于“家庭”为观察单元理解中国,就必然反对费孝通的关于中国理解的小说。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费孝通《乡土中国》是一本探索之作,他的论述是小心翼翼的,他并没有把自己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理解和分析视为定论。

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相比,曹雪芹的《红楼梦》是完全不同的一本书,它是一部长篇小说,而且是未完稿,配有“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结尾的《红楼梦》更是曹雪芹和高鹗的共同作品,讨论《红楼梦》的整体性,无疑十分危险,需要万分谨慎。而如果缺乏关于《红楼梦》的整体性把握,又谈何整本书阅读呢?大约只能回到叶圣陶的老话“读整本书”作罢。相对于《林黛玉进贾府》《宝玉挨打》之类的片段而言,《红楼梦》当然是“整本书”的。但这一思路过于朴素,没有太大的讨论价值。善于动脑筋的读者应当考虑的是,如果一定要从整本书阅读的意义上去读《红楼梦》,能从《红楼梦》中读出什么样的整体性来?索隐派红学曾经从《红楼梦》中读出“反清复明”,新红学开宗的胡适和俞平伯曾经从中读出曹雪芹的自传,研究中国小说史的鲁迅曾经从中读出封建制度的灭亡史,等等,这些从《红楼梦》中读出的整体性,都不妨作为整本书阅读《红楼梦》的参考。而如果能够更加关心《红楼梦》的写法,接受曹雪芹在楔子中提供的种种信息,如小说的命名和增删,写作的真假与悲喜,无疑可以避免轻易移情,轻易代入林黛玉、贾宝玉或者薛宝钗,读者因此就不会动辄成为堂吉珂德和包法利夫人。

就像隋抱朴读《共产党宣言》是为了寻路一样,如果能够自觉地进行整体性的思考和把握,整本书阅读也许真的可以开出一条新路来吧。

(作者为北大中文系特聘副教授)

①矗立在西班牙马德里广场的塞万提斯与堂吉珂德和桑丘·潘沙的塑像

②由许渊冲先生翻译的《包法利夫人》

文艺观潮

影视佳作,何以为好?

·罗永剑

长期以来,我个人的业余时间多为看书。近几年来,国内电影市场大兴,催着大众提高影视鉴赏力,我也不自觉地就把休闲时间改为观赏电影。我是以影视排行榜为指引观看,赏析与思考的同时,享受了很多纯净、美好的时光,潜移默化中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于是,有了下面一些感悟和思考。

一是好电影是超越地域的。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电影,有着差别很大的文化背景和传统,之所以被观众评为好电影、经典电影,说明人们对什么是“好”有共性认知,有着人之为人,超越一切限制的共同思想、情感 and 追求。作为人类的你我,既有差别、也是相通的。

二是好电影貌异神一。好电影虽然主题多样、表达手法各有特色,但其之所以好,就在它们的“好”是相似的。具体而言,好电影都是在主题和思想上能够深刻阐释和表现了何之为人、何为现代人性、人之将来为何等等与人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经典电影从两个方向强化这个主旨,一个是从正向表达、颂扬人性的真善美、乐观温暖等;另一个是从反向出发,鞭挞、批判假恶丑。

三是好电影是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一部好电影的产生,涉及时机、投资、剧本、演员、拍摄技巧等多种因素,是各种因素相互配合、相互支撑的结果。但从根本上讲,好电影的出类拔萃是由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发展水平的反映。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对社会反思、人性反思、认知稳定达到一定的深度,就有了好电影产生的土壤和空气。一个社会产生一部或几部好电影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长期稳定产出好电影,往往靠的是思想文化的深厚底蕴。

电影目前还是大众娱乐和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表现。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仅在于经济强大,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强大,在如何看待人类文明上能占据高度、发挥引领、赢得认可尤为重要。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传统优秀的思想文化,都有自己不能忘记的“根”和“魂”,每个民族都有对人类文明未来的期许,找到了自己的“根”,看清了方向,电影也许会大同。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内合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电影《流浪地球2》剧照